古学先生文集

958
2

へ 16
巻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三

子長胤　編輯

辨類

儒醫辨

甚哉人之竊名而欺俗也物已定而文飾之以求衒于人道已定而粧點之以求售于世其價不可增而譏笑隨之豈非惑乎世俗有儒醫之稱蓋醫而窺儒者自恥其爲小道且與巫覡賤工伍而竊欲列于儒以表見其名其事固卑陋蕞小無足深辨者矣然世

之貪汚卑屈懷欲無厭屢試不第抑鬱迷昧不能以自立者多逃儒而歸之則固不可不爲世道之害焉斯吾之所患也嗚呼儒醫亦何稱哉自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大賢碩儒不爲不多然吾未曾聞兼業醫者且天地之間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而行小人之事則失所以爲大人小人而犯大人之事則失所以爲小人苟大人而行大人之事小人而爲小人之事則各得其所名稱允諧亦君子之所不廢也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若今儒醫之稱異哉儒不儒醫不醫吾誰適從昔者齊之野有賣石之似玉者欲增其價恐人之不求乃名其石曰玉石往賣于市聞者莫不胡盧而笑今之以儒醫自立者何以異於齊人之玉石乎哉是故古之聖人不惡惡艸而惡莠之亂苗不惡惡人而惡鄉愿之亂德蓋以疑似亂眞之間害正最多而人之易惑故也予原其名稱之所自元醫金華朱震亨嘗受學於白雲許氏許以其軀多病而震亨聰敏往肄于醫震亨業既就而多以濂溪晦翁等語著其書亦欲標著其本儒非專醫於後世也不亦冤乎震亨固不足責若許氏者嘗讀聖賢之書自知義利之分何乃爲此潦倒耶若

許氏者可謂賊夫人之子也且朝鮮陋儒編理學通錄亦載朱震亨在其中則雅業醫者奚足深責之也然而爾後儒醫之稱盛或命其書或表其號肆然無忌憚而世之聾盲亦不得不爲之眩則吾亦不得不辨焉或曰魏晉以降王公碩卿多有爲醫者彼皆非耶曰若張長沙王太僕之儔本非儒者且無識見固無足論其儒而隱于醫者唯韓康伯其人耳然彼本非以儒醫號求報醫技營營汲汲奔走衣食者矣而今之儒醫皆謂吾者儒也而隱于醫豈韓康伯之比云乎哉奚古之少而今之多耶此足以觀其眞僞如何或又曰然則醫人不可脩儒歟曰非也醫而志于儒則可欲援儒而入于醫則不可此天理人欲之分邪正眞僞之別任斯道之責者其能得恝然於此而無一言以闢之乎哉　寛文四年甲辰六月初二日

鵝湖異同辨

昔在呂伯恭約陸子靜氏兄弟會朱文公諸公于信之鵝湖寺朱陸二公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使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以愚觀之兩家之論各陷於一偏而不能

相爲用而其門人亦各挾私見互相瑕疵而紛紜轇轕向方無準蓋皆出一時所見之異而實爲百世未了之論未必不誤於學者也豈可置而不辨乎古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請先歸聖門教人之法而次論二家相失之指夫聖門之學者知與仁而已然以進學之序言之則知在先仁在後謂之逆上工夫若以成德之功言之則非仁無以成其知故知又在其後謂之順下工夫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也蓋逆上工夫造詣之方也順下工夫歸宿之地也譬諸登山逆上工夫自下而進上者也順下工夫自上而又

下者也一往一反而後其知無遺而其功無缺謂之君子之道全矣然而古之經書無明稱其目者而其言散而不一隱而難見故學者無得而知也今備引聖門之成法而明之庶幾學者之莫惑乎途徑而斯道之有明乎天下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謂逆上工夫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高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所謂順下工夫也苟能用此兩者則庶乎足以成己之學而盡聖人之道矣然而古之聖賢言逆上工夫多而言順下工夫少而其言順下工夫者又不及乎逆上工夫蓋聖門之祕鑰而最難其人也其兼舉並說終始全備者唯易與孟子而已矣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其謂知至至之及始條理者即逆上工夫也謂知終終之及終條理者即順下工夫也蓋始之者即所以終之終之者即所以始之也二焉則非也故此兩者廢一不可也嗚呼其法雖既具於大學中庸而易孟子爲最備脉絡相因條理分明而千載之下尚可追尋其緒也豈非幸哉豈非幸哉然而世之學者多知爲逆上工夫而不知爲順下工夫其知爲順下功夫者亦不知爲逆上功夫其言雖間有近似者要之俱非中肎綮者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昔在楊龜山論孟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朱子非之曰語若有病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程子曰能盡心則自然能知性近世高新鄭難之曰倒言矣必知性而後可以盡心愚以謂龜山之說本非有病程子

之言亦非倒言蓋龜山之與程子之言自合順下之法朱子之與新鄭之説又合逆上之方兩存之可也奚相非之由此觀之則朱子之論得於逆上功夫者也陸子之論得於順下功夫者也蓋朱子之意恐乎學者之不逼於事理陸子之意憂乎學者之先流於泛濫皆各有其理而不能無其弊也苟合兩家之論而一焉則何所不可哉惜乎鵝湖之會各執其説不能相一而自貽學者無窮之論然而二公所謂博約之説亦未爲實得聖門之意蓋博約者要之在於博己約己而不在於讀書之多寡講理之博約苟足博

己則一部大學足矣一部中庸足矣奚以多爲若不足博己則可以讀經可以讀史而可以涉獵百家之典亦何限量之有且博約一時兩下工夫耳不可以先後而言若欲既博而後歸之約則其未約之前猶無柁之舟放於中流其何所底止哉將欲自約而之博則未博之前猶築室無基址亦何所依據哉若論其造詣則固自有次第在然而不可以此遂爲進爲之方然則二公之得失亦居然可見矣嗚呼僭踰之罪固知無所逃焉然二公有靈亦未必不以我爲忠臣此誠千古聖賢之同心也區區回護之説奚足以

獻大賢之門乎哉

朱陸是非千古未決原其立言俱起於矯弊門徑雖稍異而比之古之學則左矣古聖賢教人讀書學文將以明道也非徒窮理也其言心者將以示道之所本也非徒貴心也此論雖略下品題而尚未免調停亦是初年之見且專主學庸而未及論語亦非定見 長胤謹識

春秋制作辨

先儒曰春秋感麟而作恐非也愚以事實考之以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自衛反魯時孔子年六十八矣而刪詩定書傳禮記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蓋制作之始必在於斯時蓋春秋之欲作也久矣當時世衰道微暴行互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作春秋欲以明一王之法而立萬世之典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繇是觀之夫子不竢西狩之獲而既自識大道之不復行于世安能悠悠到七十一歲無所制作而竢於獲麟始作春秋耶且麟之出夫子之所不預知而人之於壽夭雖聖人亦不可得而逆識焉今夫春秋天下所不可無之書而夫子之三致思也豈躬任天下之重而以不可逆

識之命而歟所不預知之麟哉若麟果不出夫子又不幸歿乎獲麟之前則春秋終不得作非惟夫子之志不行實天下萬世之一大欠事也豈夫子寔若此不曉事也哉諒不俟遲暮而作也必矣范甯曰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按夫子之卒距於獲麟出入不能過二十五六個月而夫子筆削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苟一辭實非三年之力不能也且視爾後夫子親授子夏及丘明之徒則二十五六個月之間不能悉辨其事也彰彰然明矣愚故斷以爲獲麟在經成之後矣然謂麟爲夫子而出則可謂爲春秋之應則吾

不知焉或曰春秋絕筆於哀公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亦非也春秋之義在於名分而不在於麟在夫子之意而不在麟之獲與否借令麟之不至夫子亦當別有所終焉豈其麟不至則聖人謂無所絕筆而春秋可措而不作乎腐儒談經一二至于此不辨而可也蓋夫子之所以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其重望太平於萬世者歟嗚呼非至誠以好學者孰能識夫子之心於千載之下

　獲麟之說諸家紛紛殆成聚訟畢竟祥異之說聖人存而不議且據孟子夫子之作春秋

也爲懼亂臣賊子而作非爲麟故也此論曰
麟爲夫子而出亦非的見據左氏獲麟之後
尚有二年經在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止
但公谷二家脱簡焉耳定説詳于經傳通解
及童子問云　長胤謹識

說類

仁說

仁者性情之美德而人之本心也蓋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之大德曰仁而所謂仁者又得夫天地生生之
德以具于心者也其本以愛得名而衆善之所由而
生即所謂不忍人之心而能充能大者此也蓋嘗以
仁者之心觀之仁者其心以愛爲體故能與物同體
能與物同體故其心自公其心自公故寛而能大寛
而能大故常久無變常久無變故能守無失以愛爲
體則心周與物同體則能恕其心自公則好正寛而

能大則有容常久無變則常靜能守無失則足則此
仁道脉絡相因自然之機而莫不皆從愛出也故觀
孔孟之言仁又有就其一二而言者矣有兼其二三而
言者矣有舉其全而言者矣其曰仁人心也者以其
以愛爲體而言也仁民而愛物者以能與物同體而
言也求仁而得仁者以其心自公而言也仁者愛人
者以寬而能大而言也仁者樂山者以常久無變而
言也其言也訒者以能守無失而言也而其所告顏
子者舉其全而言也所告仲弓樊遲者兼其二三而
言也其言雖異而其無不本愛則一也故仁之爲德

一言以蔽之曰愛而已矣若夫子文之忠文子之清
雖若未易及然夫子猶不與其仁者以其本無慈愛
惻怛之念爲之主也然而謂愛即仁則知其情而不
知其性者也謂愛非仁則亦知其性而不知其情者
也一體一用判然離絶遂不能得其全體但以愛言
仁者雖不知其性而猶未失之遠至於外情而論仁
則非惟失之益遠且使學者至於瞑搜遐索無所用
力焉豈非斯道之大厄耶蓋仁義禮智人之四德而
合性情爲言者也故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依前言則仁義禮智可以爲性矣依後言則仁義禮智亦可以爲情矣豈獨可以性謂之哉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四端者蓋以四者皆仁義禮智之一端而非其全體也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是也夫枝葉未具謂之苗枝葉既具謂之樹本一也設若謂四者只仁義禮智之端而本非仁義禮智則何以異夫曰枝葉未具則非樹乎哉此可以祛世儒之論矣且世之學者心麤氣浮志狹力薄而不能心驗而身體之視孟子之譏墨子兼愛遂謂無以差等則非也故其所行

義勝而仁薄賤愛而喜忍駸駸然至於分別甚過自爲殘忍刻薄之流亦可憫也已夫渾然與物同體仁也施物各有差等義也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仁以行義義以輔仁仁莫不包義之用義不能離仁之外此吾所謂仁義而非楊墨所謂仁與義也然仁勝其義則猶不害爲德義勝其仁則無所不薄是故求聖人之道莫大於爲仁而爲仁莫切於愛人愛人莫先於孝親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學者其識諸

萬治元年戊戌閏十二月立春後一日

此篇論仁曰一言以蔽之曰愛而已矣固不

異後來之旨但立性情體用之說則尚襲舊
套其訓四端之端爲一端是亦一說 長胤謹識

立誠持敬說

學者之於道莫先於立誠亦莫要於立誠焉苟非立誠則不能盡其性而成其道也故孔門之教特以忠信爲主立誠爲居業之本凡所謂忠恕之說愼獨之義戒懼之法反身之功皆莫非誠之之謂也故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實而無虛眞而無假聖人之事也誠之者去其虛而盡其實舍其假而求其眞學者之事也然及其成功則一也

而又由學者言之則誠雖已立而不敬以持之則亦不能爲己有以誠之難致而實之難踐也故至於程門亦專以持敬之功爲存養之要蓋爲此也故其言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誠也又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是也蓋誠者其本而敬者所以達夫誠也是以言誠則不消言敬言敬則有誠在此孔門之微旨而程子之所以重發主敬之旨也後之儒者不究源委之所自特倡持敬之說而亦不知專務忠信立誠之功所以其學支離而不一迫切而不大終身由此而卒無可安之地矣豈非工夫顚倒

而用力失措也哉其特持敬固不若立誠之爲得其要故吾屢言之而不厭焉然書所謂曰欽曰寅曰畏曰恭皆說主敬之旨不一而紀立誠之語極罕者何哉蓋聖人至誠無息全體天理固不待立誠然其所以競競業業欽寅畏恭者亦至誠之念自然而使然也是故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本在於至誠無息之妙而不在於欽寅畏恭之功誠與學者之用功不可一例而語也語所謂君子修己以敬意亦如此故曰修己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也且觀孔孟言敬之語多主於事親事君及承祭祀執百事之間而脩身

治心必以立誠爲之本蓋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而敬者有尊崇奉持之意故雖事親事君承祭祀執百事之間亦必無有誠實之心以向之則敬非其敬矣故曰不誠無物此誠者實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無餘蘊者也亦奚疑哉故誠立然後敬以持之則可也不先立誠而遽欲持敬則不可也語曰子以四敎文行忠信而程子以爲四者以忠信爲本夫子家法豈不益彰然哉

此篇說敬稍與先儒異然襲主一之訓說聖人曰全體天理皆是初年之見　長胤謹識

洪範九疇說

世所傳有河圖洛書二圖孔安國劉歆之徒皆謂河圖出於伏羲洛書出於禹而以自一至十者爲河圖自一至九者爲洛書然如河圖之數夫子明於易中言之固無可疑矣至於洛書之數夫子之所不言箕子之所不陳難據以爲信以愚觀之蓋河圖有圖而無書洛書有書而無圖何以言之今以其名義推之圖畫也書文字也謂之河圖則其有圖可知矣謂之洛書則其非圖可知矣若使果如世所傳之洛書則當謂之洛圖而不可謂之洛書想當先漢諸儒觀河圖之有圖而擬作之其附會明矣唯班固以爲洛書本文止六十五字按洪範自初一曰五行至於次九曰云云即洛書本文而其前後之語蓋箕子布衍之也然初一曰次二曰等二十七字乃大禹序次之詞而實非龜背之文班氏蓋併此二十七字而數之也按範圍也疇田疇也龜書之形想應以五行及敬用五事等三十八字塡實其中猶井田之制也故謂之洪範九疇又謂之洛書其理豈不明哉而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

類尤非也係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子歷陳包犧作易之由若此其詳而未嘗謂則河圖以作易也而洪範亦直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又未嘗謂大禹則洛書以陳疇蓋漢儒觀係辭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遂謂羲皇神禹果則圖書以作易疇殊不知聖人則之者本謂則圖書以作卜筮之法耳非復謂則圖書以作易疇也故係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歳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可見聖人則之者乃謂據圖書以作卜筮之法耳設果謂聖人則圖書以作易疇則因上文所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而又謂聖人則蓍以作易而可乎且若先儒謂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其取義最遠而別無發明其出於附會彰彰明矣嗚呼自漢以來殆二千歳非惟人不知洛書之非圖且併不知聖人則之者乃謂作卜筮之法也豈非重誣聖經乎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致知

之要訣讀書之良法若夫求異搜奇好立新說與因襲舊聞不知聖言之所在者此不得所謂禹之行水之法者也

圖書之名始見於易書論語亦有河圖之說然不斥其爲何物而表裏經緯之說出於漢儒之口方圓二圖其出亦益晩矣闕疑可也此篇所言亦是一說終非定見　長胤謹識

詩說

詩之一經聖人遊戲三昧書也其言本無定義其義亦無定準流通變動千彙萬態把之而愈不竭叩之

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爲之高卑者見之而爲之卑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所謂横看成嶺直看成峰而各從人之見趣此詩之妙也古之載籍若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格局既定體面各殊惟詩出於古人吟詠情性之言而無勉強矜持之態無潤飾彫鏤之詞是以見者易入而聞者易感故聖人取焉昔在孔門諸子自顏曾以下穎悟莫若子貢篤實莫若子夏而夫子唯稱二子以始可與言詩已矣而其餘弟子莫得而與焉夫愚夫愚婦可與知而雖孔門諸子亦難其人若此者何哉蓋街談

巷議皆存至理鳥鳴風韻盡通妙道唯明者識之苟非其智足以及之者則奚以能得讀詩而悉通其義耶而詩之爲言其詞平易明白而其義廣大悉備左右淺淺隨取隨在此所以愚夫愚婦可與知而雖孔門諸子亦難其人也於乎不見古昔之盛不可以爲古昔之治不知古人之情不可以爲古人之學苟欲見古昔之治知古人之情則舍詩奚以爲夫畫雪者不能繪其潔畫花者不能繪其馨畫禽者不能繪其聲畫人者不能繪其情而畫古之風俗而能繪其盛衰治亂人情物態者其惟詩乎故讀二南則觀文王風化之盛猶正月之吉父母兄弟相集一堂具儀設醼竟日嘉樂頓忘窮歲之勞矣讀國風則猶其怨悱苦樂愛憎毀譽躬自有之窮則欲求其生路達則欲及其所愛矣讀二雅三頌則猶身生成周之世在朝廷郊廟之間而面觀其揖遜登降穆穆熙熙受釐陳戒接神奉粢之容矣其盛衰治亂人情物態溢乎言表千載如新所謂有聲之畫也故曰欲見古昔之治知古人之情者舍詩奚以爲而夫子又特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何哉蓋人之所患每在於卑近之不大而學者之所苦最在於藩籬

之難開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者譬猶井蛙之不知東海蟪蛄之不知春秋南人之疑於北方有千人氈帳北人之疑於江南有萬斛之船硜硜乎其鄙哉苟不讀二南而知文王風化之盛其奚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其致其廣大之象若夫雅頌之篇則往往聖人君子之所作而其詞若稍涉謹嚴淡邃雅奧不遽可讀焉至於二南之詩則猶春陽之氣著物物自發生穠郁芬馥自襲人衣藴滿腹樂意而雖一樂字亦著不得所以爲至也故讀二南而有得焉則二雅三頌不待用工而其意義血脉皆得

之於此非惟風詩之正經實讀詩之門戸爲政之樞要人而不可不爲者也或曰近世王氏以先儒所謂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爲非曰詩非孔門之舊本先儒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如何余曰不然見惡者而未見善者則惡者未甚惡以善者比之而後惡者終不可觀矣見善者而未見惡者則善者未甚善以惡者方之而後善者益極其盛矣詩之爲經雅俗兼擧善惡相混猶襍黑白於一裳薰沐炭於同器善者益見其善惡者益見其惡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不

其然乎王氏既不得孔門讀詩之旨且以其非致良知之說而曲爲之辭殊非通論嗚呼言可盡而意不可窮六經之學要在通大義而詞義訓詁固所不必矣若詩之言尤當以平易近情求之而不可以崎嶇艱澁解焉是其大要也若欲字釋句解則有漢宋箋傳在不待吾贅焉嘗與同志會讀五經先始於詩而欲以次及書易春秋暨周官儀禮戴氏禮故先作詩說以貽之

寛文三年癸卯端午後一日

詩說與晩年之見不異但先儒感發善心懲創逸志之說後來稍不服詳于語孟字義云

長胤謹識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說

命者天之理也人受之以爲人物受之以爲物莫不有命焉故違其理則必反其命苟循其理而不用其心則各安其命無有所怨悔是名曰奉天之命也夫獸山處而魚川游鶴高翔而蟻穴藏蘭榮於春菊秀於秋麥以夏熟稻以秋實然而魚不自恨不爲獸蟻不自恨不爲鶴菊不自恨不爲蘭稻不自恨不爲麥自循其理而不用其心也苟循其理而不用其心焉則性於是乎盡命於是乎立無往而不順無入而不

自得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能循其理之謂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用其心
之謂也蓋知命而後可能循其理能循其理而後可
能不用其心故君子以知命爲貴焉其知人之有命
猶魚之不可以爲獸蟻之不可以爲鶴菊之不可以
爲蘭稻之不可以爲麥夫何不循理之有亦何用心
之有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苟見利而動見害而避欲其所不可欲者爲其
所不可爲者則何足以爲君子哉夫人之有生也命
有分而欲無極有分者欲其盡無極者欲其制是故

君子畏其命而不肆防其欲而不縱脩身謹行兢兢
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知有命也小人縱其欲而
不防侮其命而不畏行險求幸不恥不懼陷於禍患
而後止不知有命也蓋天之於物同生而不同氣同
種而不同形其氣厚者其形必盛其氣薄者其形必
微其受氣厚其稟形盛而又得其養焉則厚者益厚
盛者益盛然後謂之全天命也聖賢之生是也其受
氣薄其稟形微而又失其養焉則薄者益薄微者益
微然後謂之反天命也小人之生是也雖其受氣厚
其稟形盛然而苟不盡其養焉則亦無異夫薄者微

者矣謂命而可乎哉故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其可不愼哉嗚呼學者之於道苟知富貴壽夭之繫於命而不知乎素躬行之關於命最大也蓋命雖繫於天然其本必由於己能盡其由於己者則自致其繫於天者矣此必然之理也自盡其由於己者而不免乎其繫於天者焉則君子委之命矣得之不怨居之不悔命之極也

知命是安命之境此篇説循天理亦非定見然其説受用處固無早晩之異也　長胤謹識

名稻畱氏子説

夫名子以德古之禮也傳曰名有五以德命爲義而後世以德名之居多稻畱氏之子年十一有神童之名其父攜之自筑州來于京師執贄於予門下語予謂其能背書經史古文爲出筆研試蕭統文選童子傍退寫王粲登樓賦頃刻書畢連三紙不蹉一字不誤一點筆勢遒勁字畫端正雖壯夫有所不及亦奇矣因扣其讀書次第其父曰童就師授句讀去年自正月中旬至於秋八月讀朱子小學四書五經暨文選等書皆能暗誦背書其他所記之書亦多乎歎曰以十歲小兒纔半歳餘能誦數大部書何其敏捷也

古穎悟者有讀書數行俱下者有積以數寸者史傳以為美談童子亦奚多讓焉時未有命名請予名之予曰濂溪先生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請命子以希賢歟此以德命之類也然學者之志道也固不止希賢由希賢而進至於希聖又進至於希天而後可矣昔宋二程先生自十四五歲便有欲為聖人之志是子之模也古之人有言曰少而了了老未必了了古今數數見之矣子勿怠焉勿怠焉予以謂天下之聰明無算唯好學為第一苟好學甚則雖質魯之人猶得能傳聖人之道況於生而英邁者乎子勉旃乃謂之曰子後來必為天下之重器謙抑不滿勿以學問敖人其父悦而顧童子童子俯而聽之因作名説以贈

元祿十五年壬午仲冬日

銘類

青山石銘 幷序

濃州一士人獲奇石盌許於梓河原珍焉其狀青質黑紋上尖下平宛然有岡巒巖谷之勢可以置諸几席之上可以充於燕間之翫與書齋之物也頃者士人持其石來于京師見前右丞相藤公請其名與詞公視之愛翫不置遂賜以倭歌及青山佳名且遍命諸搢紳先生之間屬其賦詠吾曹鯫生又辱與其列感愧數番義不得辭繇繫以銘其詞曰

谿間之英　爰鍾其精

光琢璀璨　　緑成崢嶸
堅而有理　　立而不傾
維德可紀　　用命椿生

寛文七年丁未仲春初九

八尾君玄長墓誌銘

君諱苓字玄長姓八尾氏號淡室以延寶改元癸丑冬十月廿七日病卒于家享年四十不幸無嗣其弟正守及正雄皆賢而有行正守尤以道德學問名赫一時以父從尾陽公在江府私主葬事乃葬于洛東神樂岡之南今爲浮屠之地號紫雲山者也棺槨衣衾雖頗隨時宜其意乃以循古禮爲本可謂善處者也頃又以誌文見屬予屢謝不得因略述其術業之所由曰君生甚岐嶷以其世業亦爲醫奏功取驗不可殫記自祖暨父竝嗣大醫壽昌院玄琢及子三竹琢嗣延壽院玄朔朔嗣翠竹院道三三始闡明元朱彥脩之旨而宋朝局方之陋爲之一滌實爲當今醫門之宗匠君迨來京師又授素難靈樞於饗庭東菴廣究諸方書兼通諸子百家之言自遷固之書及司馬公通鑑至於野史小說和歌諸集皆有鈔錄公之於業其不惑旁徑而精詣博取若此曾祖諱某字彌

三郎後號祐哲以武遊宦于攝河二州之間不遇徙於丹波遂爲丹州人祖諱正重字玄竹始爲醫活人甚多父名正名字道節自丹徙京師拜法橋位尾藩源公雅聞其能辟爲侍醫母上山氏時父母俱無恙君爲人襟宇曠達不事矜持欲言則言欲行則行然至於人之不善未嘗出諸口雖一事之細亦未嘗與人爭故人皆親愛焉而未嘗知其所以爲厚也嗚呼痛哉銘曰猗嗟吾玄長以醫世其家纂輯研磨比祖有加業既勤矣人未知其成學既富矣人未識其宏其惟不我識兮斯厥所以爲厚銘諸幽堂兮敢垂于不朽

贊類

歷代聖賢道統圖贊

隆古之遐邈兮荒兮肇生神聖斯爲犧皇仰觀俯察道統由興炎帝軒轅繼繼相承爰曁五帝唯盛唐虞執中兩言斯道之符歷聖羣賢是祖是宗巍巍蕩蕩乃與天崇禹受有虞湯繼夏后拜言建中有光宇宙文武立極周邦維新姬旦背相亂臣十人遂監二代郁郁文章周道陵夷禮缺樂亾上帝監觀篤生仲尼刪定繫作斯文在茲繼往開來實萬世師金聲玉振得聖之時道德之尊越周跨唐三千弟子若龍若鳳

身通六藝七十有二顏卓曾唯各極純粹顏爲復聖
曾爲守聖子思師曾極大盡精嘗揭性道祖訓式明
造端夫婦馴致無聲孟軻私淑道得以賡獨願學孔
百世永鳴四端性善厥時乃功楊墨榛抉若日正中
自軻之歿道喪其傳侏離左袵殆千餘年一晦一明
乃天之運丕開有宋風俗寖醨周子挺生孔道復起
建圖著書授之程子程得遺經道益昌大旋乾斡坤
變否爲泰嗚呼先生實聖之亞德性粹美獨爲能化
叔子相竝斯道斯持師友家庭如壎如箎張邵司馬
一時接武張邃性命邵得易數文正之學獨以行著

六賢德望厥又盛歟楊時學程吾道既南李侗相繼
專好澄心朱子勃興晩師事之學就平實巨細無遺
羣賢之後公集大成釋經立言炳如日星敬夫伯恭
迭起相和陸氏之學獨得子車先立其大既成且安
紛紛羣議遂開爭端眞氏英傑生當宋季黨禁既解
斯道有倚許衡仕元幸開後世吳澄繼至晩好陸學
有明受統儒風復振大家爲誰薛胡王陳是彼非此
後生互私我本晩學得失莫知容易訾議又仮可慮
舍短取長孰非我助歷代聖賢於昭若此日光玉燿
極天無已浩浩道德猗歟盛哉

寛文二年壬寅

伏羲
神農
黃帝
帝堯
帝舜
大禹
成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大成至聖文宣王
兗國復聖公
郕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
鄒國亞聖公
周元公
程純公
程正公
張明公
邵康節先生
司馬文正公

楊文肅公
李文靖公
朱文公
張宣公
呂成公
陸文安公
眞文忠公
許文正公
吳文正公
薛文清公
胡敬齋先生
陳白沙先生
王文成公

道統之說晩年不取詳見于童子問　長胤謹識

炎帝神農氏贊

民之厥初。艸昧惟荒。炎帝首出。中虖三皇。始作耒耜。樹藝稻粱。天下是利。不夭不僵。憂憫民瘼。百艸之嘗。

題跋類

賀知章孝經跋

右唐賀季眞寫孝經一部其眞贋不可得而識焉卷末有宋建隆閒題識若干字又近時有白沙陳公甫先生跋賀監距今已垂千禩矣他無所考證唯此二語頗足信據按王世貞法書苑記云內府所藏賀知章孝經二所謂內府蓋宋宣和內府也豈靖康之變散亂人間而來此歟今觀其步驟之法悉退筆以因其勢如流水之迅去如虺蛇之疾趨卒然飛動無所拘閡非後人之所能及而觀王氏書孝經二則此其

一興可謂神物所護不可誣焉聊書此以送所藏之人云寶永改元甲申冬十二月日伊藤維楨識

題白雲集後

元僧實存白雲集四卷詩一百五十餘首有當時鉅公趙子昂胡長孺輩四人序皆云詩禪相通又曰詩禪無二此葢據近世之詩而云爾於詩之本則未之及也近世之詩專留連光景貪戀月露於吟詠性情未也比之漢魏大有逕庭況於古人之詩乎

題白氏文集後

詩家有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之稱予以爲其以俗且白此白氏之所不可及但少傷冗耳葢詩以俗爲善三百篇之所以爲經者亦以其俗也詩以吟詠性情爲本俗則能盡情琢磨過甚斲喪性情眞氣都剝落盡矣所謂七日渾沌死也俗而又俗固不可取焉俗而能雅所以爲妙之妙也古詩十九首及晉陶淵明之所以能爲古今絶唱者以其能從俗點化來也少陵之詩亦然若日出籬東水及家家養烏鬼之類是巳或譏其質野或説其鄙陋者非也后山謂書當快意讀易盡予以爲讀易盡者天下之至言也若長恨歌琵琶行是巳纔誦首二三句便必讀到終篇句句

如新不覺其終以其近俗故也若西崑之塡故實退聽之尚尖新初雖若甚可悅然後必使人厭讀遠俗故也沈約云文章當從三易亦貴近俗也　寶永甲申冬

題源義經圖像

右源公義經戎服圖攝州大阪人之所製筆勢醞藉尤足寶翫焉其人本微賤且聾又瞎一目跛一足可謂不成人之甚者也而善斯畫焉則可知其心之了了開明者不可得而誣矣世之具耳目四體者其可不知所恥乎哉

跋張郎之書

張郎之書柳柳州五言絶句一首筆勢遒勁非他眞蹟比眞尤物也樗寮乃迂湖之裔書法蓋其家學云洛肆添氏自父祖以來藏之舊矣予向嘗一觀之今已二十年矣頃又獲審觀之神彩十倍於前矣蓋眼愈高則識眞愈諦矣因自喜精鑒之有加於初也

題德山毛利侯所藏畫菊

畫峰巒臺榭則思登臨之樂圖花竹禽鳥則促歡娛之情繪事之所關也大矣而花之可翫者多矣殿衆芳而獨能呈其操者其唯菊乎古人云初節易保晩

節難保者我於斯花見之矣夫善畫者畫其意而不畫其形觀者亦取其意可矣奚唯以其形爲

寫正周伯弜唐詩三體序 并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本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論詩固不容易後世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倡晩唐體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晩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也漢魏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諸體俱廢矣汶陽周伯弜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設而其說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夫法者爲不知法者設既知法則無往而非法也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以下君子不取焉由李杜韓柳而上進於河梁柏梁曹劉陶謝由河梁柏梁曹劉陶謝而又推上遡于三百篇焉則所謂三法者不學而自在其中矣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聽達博贍禪熟文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弜所集之詩一魁上人囘之方外交也將積沙南峰表公之命俾囘爲序以弁其端云

古學先生文集 巻之三 三十二 古義堂藏

予往嘗讀方萬里作唐詩三體序竊以爲宂雜而不簡潔傷出而不直截乃攬筆略施雌黃倣曾南豐刪正陳後山之文之法乃併數行而刪之儻若使虛谷知後山未必不意肎而心服焉凡文字先以入律爲要繁簡巧拙乃在其後文而不入律不足以爲文大率以言簡意達字句得所爲律近時王遵巖善鄙削人之文一日之內能點竄百許篇以授之蓋藝之熟故也予平生冀獲其稿本見之而不可得深以爲恨焉頃探書筐得向所刪伯宂序頗有條理乃書以貽諸子孫使爲作文楷式云

元祿十年丁丑秋七月三日

書宣聖十哲像後

右宣聖暨十哲像本宋李公麟之所畫紹興十四年高宗御製宣聖顏子二贊閔子以下九哲贊則紹定三年理宗御製也本朝將軍家同朋官眞相以精鑒稱于世兼善畫永正年間獲斯圖以模寫因自著色畫工有狩野素川者依相所摹本以謄寫焉隱士松村偏易又書二帝御製贊而傳之門生平野自易郎此本是也醫官法眼岡部東菴與自易爲姻家且好儒學以故易以此圖附之東菴東菴獲之而大喜十

襲珍重自以爲己好學之應于幸獲從岡部氏而觀斯圖龍眠原本不可得而見也得見斯圖則猶親龍眠之眷宇乃不堪恭敬忻躍之至因記其顛末如此

元祿十三年庚辰秋八月釋菜日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四

子長胤　編輯

講義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講義

此章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本不在於其大而在於其小也孟子論舜蹠之分只在善利二字而至此章則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本在於幾希間所謂良工苦心其爲人處直是十分痛切者也按幾希少也指個一念之微而言猶前輩所謂心上些見是也

蓋以形言之則禽獸之大人固有不及者矣然禽獸可以爲禽獸而人可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本在於此一念之微夫心之爲物不過方寸而其相去至於若此其可不自惕厲恐懼也哉存者存個甚麼去者去個甚麼謂存本然之善去本然之善耳本然之善者便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苟欲存本然之善者不可不在個一念之微致謹焉夫天之生人也本莫不有個性而性本莫不有是善焉苟存之則可與天地並立而去之則可以爲禽獸可不謹哉世人遇一鎰之金猶視之不輕而於其性還不知養焉卒至於梏亡戕賊與禽獸同歸其故何哉不學不知故而已

昔者荊山有璞楚人未之知也及和氏一見之便以爲無價良寶雖刖左右足而不悔此其眞知玉之爲美者也苟自知其性如和氏之知玉則豈可一日自安其身於不正之地哉且夫自己一個性豈和氏之璧所可能比哉然而利害之計物欲之狥傲然自足而不自知昏濁其性由君子觀之固沐猴衣冠馬牛襟裾耳而恝然不知之省譬諸自有無價良寶不知珍藏還棄擲道傍不亦可哀哉若欲自免於禽獸之歸者尤不可不於一念之微致謹焉從古聖賢之學

其用工亦不過若此所謂愼獨之訓是已唯於中庸末章論之最詳凡欲講聖門之學者先不可不於中庸末章與緊著工夫而子思之所爲學者亦歷歷可見矣嗚呼爲學之法在求之於心求心之法在求之於一念之微虞廷所謂道心惟微即此義也孟子之言豈亦祖於此歟下節舜明庶物之言文理與此節不相接續蓋孟子連下章總歷陳列聖之能事恐當別作一章而以孟子曰起之故今不此講解　寛文二年壬寅孟春初六

牛山之木全章講義

牛山在齊東南境上其山最高而齊魯之間人之所常瞻望也故孟子舉而說之蓋欲人知仁義之良實有於己而提撕省察以自免於禽獸也故以山喩人以山有艸木喩人必有仁義之心猶周詩所謂比者也依說牛山之木在昔嘗美矣然今望之濯濯然無有艸木者何哉以其在大國之郊斧斤旦旦而伐之其取材太多則既不可以爲美矣然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滋潤本非無萠蘖之生庶幾後來猶或可作材然牛羊又從而牧食之則併其萠蘖之生終無以生長焉是以若彼之濯濯也夫地以生物爲性唯

此牛山而無艸木也哉人惟見今日之濯濯而不知在昔之嘗美遂以爲未嘗有可取之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亦以其喪山之性也此一句便有咨嗟嘆息之意依又說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云云蓋山有艸木山之性也人有仁義人之性也然物欲之害日日相攻猶斧斤之於木也是以仁義之美斲喪無餘此孟子所以設敎之大旨也日夜之所息者謂秉彝之性不能自已也平旦之氣指乍見孺子之將入於井一念發動之心而言猶兵家所謂朝氣也平旦之間人未與物接其心猶未有所梏亾故孟子

借而言之大凡怵惕惻隱之心雖在旦晝昏暮之間皆當謂之平旦之氣其曰四端曰良知良能其名雖異其實一也若爲唯指平旦之間一時之氣而言之則其意近仙家脩養之說而非聖門之所以爲教也且不應孟子舍平生所說四端知能之言而特致意於此也觀其曰好惡與人相近而可見矣蓋好惡之心因與物接而始見若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何有好惡之可見好惡與人相近者即前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而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其意謂平旦之氣猶木之有萌蘖也仁義之良雖既

放失而所幸猶有平旦之氣時時發見猶雖山木既伐非無萌蘗之生也然其發見至微而梏亡之易又猶牛羊牧之則終無以生長也平旦之氣雖日夜之所息然且晝所爲之不善還有梏亡之也梏之反覆則特有夜之所息而無有晝之所養是以雖夜氣亦餒乏而終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而至於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遂以爲未嘗有仁義之才焉者孟子依歎之曰是豈人之情也哉亦以外物之欲自外鑠之我所爲之不善内自梏亡之也若得其養則我亦爲堯舜焉耳故結之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嗚呼人於其本然之良不可不致之養而於致養之方最不可忽略乃如此故又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夫子之言便與虞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之語實相表裏而存養省察之功總盡於此矣學者最要好看操猶操舟操兵之操舍者置而不顧之謂夫善操舟者捩柁搖槳隨波上下終不爲風波所沒善操兵者奇正相須應變無窮能不爲敵人所敗此操心之法也蓋物欲之相溺也猶風波之覆舟利害之相傾也猶強兵之攻城

若不時時省察念念提撕自爲之主焉則有能不陷
於其間者也哉所謂惟精惟一是也世儒訓詁往往
以操爲把執之意以舍爲棄擲之意故欲將心執定
不動孟子之意豈亦必欲以神明不測之物還若一
槁木耶且心之爲物自爲主於一身亦非能可爲棄
擲之物豈孟子之本旨也哉夫操心之要在於集義
集義之要則在於必有事焉也必有事焉者即勿忘
勿助長也忘者便置而不顧之謂助者便執定不動
之謂能免此二者而後可以有事焉有事焉而後可
以集義集義則操心之學盡矣而夫子所謂存亡者

非徒謂心之動不動亦指本然仁義之良心而言之
即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夫心而謂之存者以其能知
覺之也謂之亡者以其不能知覺也然謂知覺爲存
心則不可也何者父而知慈子而知孝臣而知忠弟
而知悌猶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識
痛癢也非存心而何若夫父而不慈子而不孝臣而
不忠弟而不悌猶左右癱瘓不自知痛癢也非亡心
而何而下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所謂人心惟
危是也先儒多以出爲亡以入爲存以出爲人欲以
入爲天理然竟與莫知其鄉一句不相比類豈非不

善讀孟子之過哉出入二字只是感應之意而所以形容人心之用也蓋人心道心本非有二心也虞廷所謂精一之學亦非徒謂滅人心而存道心也精一之極則人心之所用即道心之所行也大傳曰感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昔范淳甫之女讀孟子此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愚以謂不然此女終是告子之見若以無出入爲心則何以能通天下之故哉苟不失其正焉則一日之頃雖萬出萬入有何不可嗚呼爲學之難至於心性極矣孟子之學以求放心爲宗而以仁義爲心體之本然其謂存者謂存仁義之良心謂亾者謂亾仁義之良心而世儒多錯認孟子之意徒以心之不動爲存而欲其不動於物故其流遂爲坐禪入定之學而與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天地懸隔矣予故表而出之學者其可不沈潛反覆以講求歸趣所在也哉

寛文二年壬寅正月十九日

此篇以操心爲非把捉之謂固與後來之見同引危微精一之語以物欲利害喩風波強兵終是未定之論至平旦之氣雖曰非修養之説專指一念發動處亦未純全蓋此章專

古學先生文集 卷之四 古義堂藏

說操心之法。然非謂存箇良心即是聖人也。必也人自知有箇良心存養習熟而後聖可庶幾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可見與良知良能四端擴充等章旨同一手段非有多端也。欲知定論須參古義。予校讎之次適講此章。故不顧僭妄貂續其說云　長胤謹識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講義

此章之言亦非孟子要切之言。然所以警策學者之意最為深切。不可不佩服以勸戒焉。前一段說齊王之所以不智後一段因齊王之事遂及學者之身蓋

前一段即擇不處仁焉得知之意。夫植物之類其種子纔得陽氣則能發生。然一日置之日暄之間而十日置之冱寒之地則雖天下易生之物終不得遂其生。孫謂吾見齊王何以異於此哉。吾見之初雖頗聽吾言。然今既罕見齊王而寒之者數至焉。則一日之暴遂無以勝十日之寒。而我亦不能使其生萌。此所以無或乎其不智也。夫人孰樂其不智焉。然而其所以終於不智者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好友不如己者而不好友勝己者矣。友勝己者則自見其非而無見其是斯得智焉。友不如己者則自見其是而無見其非斯

失智焉一暴十寒之譬豈不亦親切著明哉審交之道最不可不謹而後生勉進尤不可不知焉昔者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可謂能用孟子之言也讀此章者不可不師此而自警焉而後段所謂奕秋之事最切學者之身蓋奕秋古之善奕者秋其名也猶工輸醫緩之類奕今圍棋也數技術也夫秋之於奕天下之工而其法無不至其教無不盡然同其師之而至者有矣不至者有矣其至者專心致志惟秋之爲聽其不至者爲有鴻鵠將至思繳而射之豈非學者之永鑒乎而今

天下之學者其智非有大相過也然其至與不至亦皆莫不判於此焉故曰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二三子固非有鴻鵠之思者也然觀威儀之節言笑之間固不免有躁妄之病則亦未可必謂無鴻鵠之思也不可不知自戒焉夫奕雖小數苟不專心致志則猶不可至而況聖道之大若不專心致思以求之則亦豈可庶幾哉學者其可不以秋之事爲鑒而自辨其專否也哉蓋聖人之學至難也苟有富貴之念則不得有功名之志則不得暨一切貨色雜藝遊豫酣歌之好有一於此則不知不覺自爲他事所牽扯

汨亂遂不能專志其業也設若無此數者則其於進學自有七八分地世之學者固非無專心致志者然其所期不在富貴則必在功名不在詞章則必在記誦而於聖人之道恬不知求焉此豈所謂專心致志之謂也哉而古人之學與今人之學其途亦自別上古之學以德行入中古之學以功夫入近世之學以訓詁入以德行入者其學充實以功夫入者其學精深以訓詁入者其學支離然非謂以德行入者必不須功夫訓詁也功夫訓詁固自在其中矣設欲爲學者捨古人之學奚以爲然後有專心致志與否之別

也苟其學與古人背馳則旣反其規矩猶何論專心致志爲而雖專心致志苟不得其法則亦猶舟行無柁暗行無燭寘行妄作何所底止大凡欲爲學者不可不先自理會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果何在此謂志彀之法也苟欲爲學者以求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爲心念念不忘焉則必於經書中果有所撞著其至不似然素竊有志于斯道嘗用此法寤寐以求跬步以思然後有得乎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果在於此確乎有以自信然不自足只管以此爲求前之所得非後之所得後之所得非前之所得大凡其所得

者三四相變而後於斯道略有得焉到今雖無足言者然其嘗自苦若此況乎不爲其者亦不可不用其許多功夫聊欲勸諸君不覺自發狂言幸勿罪焉

寛文二年壬寅仲春十八日

羿之教人射章講義

此章言學者之於道必有一定之法由之而進則自得不由之而進則不能得其妙矣兩節上句皆引喩語下句其指學道者而言箭將發持滿曰彀規所以爲員之器矩所以爲方之器射之中不中反在於持滿而器之方員即規矩之所出皆所以取法於此也

然方員之於規矩自有其制而射之彀自我爲制故於規矩曰以於彀曰志蓋彀之與規矩雖同爲一定之法然自有進守之別故孟子論聖智嘗取譬於射之巧力而論聖人直以規矩方員之至也其意自可見矣設若以學言之則其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即彀之謂也其曰良知良能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即規矩之謂也此孟子之微指也而諸章多捨彀而特言規矩者蓋以彀者我之所能而規矩自有本然之制也然而規矩亦豈易知乎哉夫方員規矩之所出而規矩方員之所由出也而

學者以爲規矩者皆方員而非規矩用規矩之法而非規矩之本體凡堯舜周孔之所行皆規矩之所出而六經語孟之説乃用規矩之法也設若以堯舜周孔之所行卽爲規矩則此認方員以爲規矩也以六經語孟之説卽爲規矩則亦執用規矩之法以爲規矩也豈翅千里之謬而已哉然則孟子之所謂規矩者果何物哉曰仁也義也皆人人之所固有而此心之本體也然而人皆有此規矩而其不能爲方員者蓋人之所難者不在規矩而在於其能用規矩也能用規矩則能得爲方員也夫大匠之所用拙工之所

守皆莫非此規矩而大匠能用此以起岑樓造魏闕而拙工不能創一屋豈非能用規矩之難乎哉嗚呼規矩之用不可窮焉而方員之生不可勝用惟大匠能知用規矩之法而又能悟用規矩之理故能得盡規矩之用而又得能爲方員也其或知用規矩之法而不知用規矩之理或知用規矩之理而不知用規矩之法則其所成僅止一曲而俱不能造其妙矣此近世訓義頓悟之學所以各陷一偏也若夫放僻邪侈害仁傷義者先併其規矩而失之尚何望其能用規矩哉故先能不失其規矩而後得能用其規矩能

用其規矩而後其爲方員不可勝用也又曰能用規矩者不見規矩若見其規矩而後用之則遂不能盡其妙矣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惟明理者識之

寛文三年癸卯二月念八日

此篇雖以仁義爲規矩然指以爲人心之本體則是宋學舊套晩年之所不取　長胤謹識

仁人心也章講義

此章之言嘗於牛山之木章末略見其梗槩然求放心者孟子學問之宗要而註家亦失其指最不可不講明焉蓋孟子之學以仁義爲心體之本然而以存

仁義爲學問之終始章首二句乃可見矣然於仁謂之人心於義謂之人路則其於兩者之間不可不識一體一用之分焉故仁人心也一句非特一章之詮要實七篇之旨亦不外於此何者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於心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仁而已矣自孩提之童莫不愛其親以至於乍見孺子之將入井怵惕惻隱之發皆具於吾心不假外求則所謂仁者豈非吾心之實體乎而自其及其長莫不敬其兄以至於凡天下之事無行而不宜則皆不能不由焉則義豈亦非人之路乎此二句雖若以仁義對舉言之然至下文

二節特以仁爲言則最可見其合一無二而亦足以見求其心則自由其路矣然則下文所謂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何謂哉由者循也放者亾而不在之謂猶鷹之去縧畜之出欄孟子以雞犬喩之即此意也蓋人之於義猶行之必由路也而舍而不由則猶蹈荊棘踰塹岓不由其故道若失其心則自主於一身而不可須臾失者也今放之而不知求則亦猶不能主一箇屋宅而彷徨道路豈不重可哀憫也哉夫舍其路而弗由既不可以爲人況放其心而不知求豈可以爲人哉苟以人而不可以爲人焉

則不祥莫大焉哀哉二字最不可不深翫味吾人不自哀而孟子哀之於數千載之上此亦何心哉譬則醉人不自恤其媿而傍觀之人代爲其愧也孟子所以深哀之意其亦可見矣而孟子又自解之曰雞犬至輕且外物也若夫此心主於一身而至重者也人皆有雞犬放則必知求之有放心而恬不知求是愛其身曾雞犬之不若豈非惑之太甚邪人之所以爲學之道豈復有多端哉唯在求其所已放之心而已矣孟子到此可謂吾無隱乎爾而其謂之而已矣則爲學之道固無復餘蘊矣而又不謂求其仁而謂求

其放心者蓋謂求其仁則人猶視以爲遠不若謂在求其放心而使之直求其所以爲心者之爲愈也此孟子所以千辛萬苦爲萬世立命脉者也學者其可不盡心哉然人皆知性善養氣之說有功學者而未知此章之言實發揮孔門大宗旨也蓋孔門之學雖專在求仁然人徒知仁之爲仁而不知仁即心體之本然故孟子申明之其功亦大矣而屢於他章亦具舉其義若非會之以通則亦難以盡此章之義請復論之其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即仁之體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仁之象也强恕而行即仁之方也存心

者存此也求放心者求此也所謂學問之道無他者其在於此乎自窮理之學興而世之學者重看知而低看仁盡力於彼者多而用力於此者少故其氣象卑薄狹隘於充實光大之妙必不免有歉焉豈聖門所謂窮理者捨仁之外復有所爲言哉故孟子又言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然以後世窮理之學視之則孟子之言似猶有所未備者矣故世之學者每多彼而少此孟子豈作此不完之語而欺我哉蓋亦弗思焉耳且其說率將仁與心爲二而

至於求放心則亦別作一般議論而爲嘿坐存想收攝精神之義故高者爲坐禪入定之流卑者爲把捉矜持之學其弊有不可勝歎者矣雖或有其知以及之者然纔足以快一時之論而不可與共論終身之業矣明道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言最善得聖門之旨學者當按此爲準莫爲世俗之談所惑也只患在功夫艸艸而已耳

壬寅三月四日　寛文二年

排窮理之説而專以求放心爲要與初年之見大異矣然以仁爲心之實體不如後來以仁爲天下達道徳也漸變漸新自可概見

長胤謹識

拱把之桐梓章講義

此章之言大抵與上章意同皆就人之易見處論之最堪佩服桐梓二木名皆人家常所栽以爲材者故孟子取以爲譬曉人曰云云夫人孰不知愛其身亦孰愛其身不若桐梓哉且桐梓之拱把者本非美材之可貴者然人苟欲生之枝葉枯瘁則知所以灌漑

之柯幹屈折則知所以暢茂之每莫不致之養而至
於其身則其輕重大小如何也哉而放縱自恣戕賊
其性有不令之行而不知改之有不美之名而不知
惡之懵懵憧憧不知所以養之者其視之曾桐梓之
不若也孟子之言豈非顋門頂上一鍼哉而至於所
以養其身者亦不過由吾心之良知良能而擴充焉
則何等至易何等至簡而顧知養彼而不知養此則
弗思之甚也嗚呼吾思之桐梓之美惡皆得視於吾
目而吾身之邪正不能自視之故能知養物而不知
養其身然他人之美惡邪正皆無逃於吾目則詎不

以他人之美惡邪正而反求之於吾身乎苟常常若
此提撕反求則自知養之之道矣故夫子曰見賢思
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當與此章并按凡讀文字
艱澀難通者必悉力思索平易易識者草草看過此
二章皆雖無難解者然卻自有一唱三嘆之味學者
但當諷誦咏吟以自警焉　寛文二年壬寅三月十
三日

無名之指章講義

孟子此章前後數章屢屢皆以譬喩明之至於此章
最是明白痛切直有不可易之意蓋其憂之也深故

其說之也周。其誘之也切。故其語之也近。學者勿以其語淺近而忽焉。孟子欲先說出人知外物奉身者愧不若人。而至於其身心還憒然不知愧。故以無名之指爲喩以曉之。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而其爲指本非人身之要害。雖屈而不伸。亦非有所妨。然而推其人之心。自視其指之屈。起居出入。慽慽然不能安其心。設有能治之者。雖秦楚千里之遠。必往求治之。只是爲指之不若人而已。初非有疾痛之苦傷事之害也。若以指比心。則其輕重大小甚是懸絶。且指之不信不足爲害。而心之不信。卒不免爲禽獸。則不可不爲之動心也。而人於其指知恥之。而至於心則不知恥焉。就一身之中。猶不自知推類。則豈非不知之大者耶。夫心之不信。謂何。當惻隱而惻隱。謂之直。當羞惡而羞惡。謂之直。當辭讓而辭讓。謂之直。當是非而是非。謂之直。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不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謂之不信。孟子謂之非人。則將爲何物。是亦可不辨而知矣。而人皆知恥彼。而不知恥此者。何哉。豈非以指之不信易見。而心之不信難見耶。殊不知人之視己。猶視其肺肝。指之不信。猶可縮之袖間。而心之不信。無所掩焉。且將謂心之不信天

下皆然而不自卹歟然人之常情其責人也每重而恕己也每輕則雖謂人皆然亦有何益設若於是不恐懼修省以自求改過遷善則爲學雖勤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鈞是人也章講義

此章之問亦從上章來然上章只以譬喩明之至於此章極論所以爲大人爲小人之由學者正以此爲終身受用可也蓋公都子亦會善問故得能發孟子底蘊彼雖嘗屢聞性善之説然其心猶以性有善惡爲是故復以此詰之其心謂人同此性性同此善則

皆可以爲大人而今或爲大人或爲小人則性善之説恐不可通孟子曉之曰有大體有小體大體者心也小體者耳目也心謂之大體者心本無體與天地同量故謂之大體耳目謂之小體者耳主於聽目主於視不能相通故謂之小體從其大體則與天地同體故爲大人從其小體則役役於事物故爲小人然此孟子只以冷語答之欲其深疑而復問之也而及公都子再問遂究論其極可謂抽關啟鑰之論也按官職也人之於耳目每以視聽爲職而不能自擇其可否故遇可喜可愛之物則必爲之障蔽不知自反

故其所求所欲者不過淫聲美色之類而心爲之引去遂不能立於內焉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上物字指耳目言下物字指淫聲美色言耳目謂之物者以其可賤也上章所謂體有賤是也而引字最可味葢爲彼所引去不能自止之謂凡我重彼輕則彼莫奈我何彼重我輕則我必不能不從彼可不愼耶其心之官則思以下最孟子平生得力處其爲人親切著明者也夫心者一身之主而其爲可貴者乃在於思焉故思者心之所職而耳目口鼻四肢皆受令於此所謂思則得之者心得其職而耳目口鼻四肢皆

爲之卒徒不思則不得者心失其職而耳目口鼻四肢自横恣於外思之於人也得失存亡之效其切若此葢思之一字始見於堯典而至於洪範最爲作聖之功所謂孟子得力處而七篇之言其及於此者亦不知其幾多學者正不可不盡一生之力以求深造之妙焉然而致思之方亦必始於近思而終於無思何謂近思其所思在於日用切身者而不少馳高遠無用之地此之謂近思焉何謂無思於穆之命率性之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此之謂無思焉然所謂無思者亦非謂冥然漠然不須致思乃致思之極至於

無思也若夫胡思亂想急迫不中理者與好用思於渺茫不可知之地者亦非致思之方不可不知也其所謂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何哉蓋大體小體皆天之所賦而其可賤者耳目而可貴者心焉耳故先立乎其大而可貴者則其小而可賤者自然聽受終至爲大人矣觀先之一字則此學者起初用工處而其造詣之效則孟子還付之公都子之自得焉又恐其不遽領會也故以此爲大人而已矣一句結之蓋大人者與天地同其流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然耳目口鼻之欲有

以汨焉則大者爲之小貴者爲之賤遂不能以充其量也苟既立乎其大者則耳目口鼻之欲皆自然退聽本不足爲慮猶大陽當天爝火自熄何難克之有此爲究竟之法此爲上乘之學及其至也不唯耳目口鼻之欲不足爲慮而仁熟智明區區窮理之學亦不足論若夫徒謂克耳目口鼻之欲然後能復其心之本體焉則豈先立其大者之謂乎哉然立大之功本非一蹴可到亦自有許多等級中庸第二十七章及孟子於善人信人章盡其委曲學者苟非全體精神在一心字上緊著功夫恐亦難承當蓋聖人之學

心而已矣窮其理即所以明其心明其心即所以窮
其理內外一理誠明一致初非有二學之所以貴乎
窮理者即所以明其心明其心則盡其心盡其心則
窮理盡性廣大精微一以貫之此為大人之學而已
矣夫人之為學其法亦有次第其初不免以學與事
岐而二之及其漸進則只知求理於事物而不知求
之於吾心此為中等之學又至於其大進則學必求
之於心無心外之學無心外之法此為上等之學雖
前輩諸儒猶或不免於在前二等之域用功焉則當
今學者不可不深懲痛艾自求進上乘之學也宋朝
大儒又有得先立乎其大者一句以為終身之業者
然或以攝收精神為立大或以不養於小體為立大
而不知仁義之外別無有可言者則恐難為得其旨
也孟子以仁為天下之安宅義為天下之大路則所
謂大人之學者不辨而可知矣　寛文二年壬寅四
月十一日

　此篇破克耳目之欲以復本體之說而曰聖
　人之學心而已矣又曰無心外之學無心外
　之法其意暗左朱而右陸然宋朝大儒以下
　數句亦稍有不滿于陸子之意而謂仁義之

外無復有言則後來定説漸而成矣先子之
學苦心多年屢化屢新此等篇可見也　長胤謹識

仁亦在乎熟章講義

此章言仁之不可不熟而最戒夫不用力於仁者之不知務也非謂仁之不熟不如爲他道之爲勝也蓋明仁之不熟不如他道之有成猶五穀之不熟不若荑稗之熟譬喩的當最足警醒學者夫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仁者德之大者也今美而不如惡者大而不如小者可哀之甚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欲速見小利而不作久遠之計種大木者以世計之種小木者以年計之其爲物大則養之之日愈久養之之日愈久則其爲物愈益大矣若荑稗之生亦非用耕耨然彼自有成熟之日至於五穀之種則耕之以春耘之以夏而後能有收獲之日苟非以半載之力不能也學者之於仁亦猶如此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是也且人欲爲荑稗乎欲爲五穀乎身有五穀之美而返欲爲荑稗則是自棄也欲爲五穀而不求其熟則是自暴也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夫學而不求仁則非學也求仁而不熟

則非仁也若夫今之學者非求仁而不熟蓋不知不
求仁之不可以爲學也其咎何在哉徒知求之書而
不知求之身知求之於先儒之說而不知求之於往
聖之訓而先儒之說高者猶不能出於游夏文學之
科而其卑者自不免爲世俗訓詁之流後之學者亦
皆甘其唾餘踐其科臼而莫爲之反正也所謂源遠
而末益分者也蓋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而生民以
來未嘗有者無他在於敎道之尊而敎道之尊亦在
夫仁而已矣然則孔門所謂學者可知也已而今世
學者之所尊信取法者一在宋氏之傳註然而先儒

有由義之志而無居仁之量有任道之勇而無倡仁
之方故其所以註書者皆以己意攙入其間而夫子
垂敎之旨荒矣嗚呼有志於聖門之學者其可不知
所擇哉夫輕議先輩者古人之所戒且不免爲薄然
不明議以辨之則非惟孔門之敎不行於世而學者
所以求道者亦終不能得其途轍也吾亦何心而豈
敢務求異前輩哉衛道之切不得已於言幸勿罪焉

孟子講義凡十一篇皆係寛文中講經之次
爲諸生所著故自述其所經歷勸誘後進親
切剴當最可體認此一道不著年月亦在其

中明說破不服宋學之意

天爵人爵章講義　長胤謹識

此章之言亦孟子之常言也然學者非功到知至自無疑於性善之說者則亦不能知孟子之言不我欺也蓋天爵云者即孟子所謂性善之謂而堯舜與我同類者此也而今觀本章所說似特指其脩爲言之而未嘗及固有之性故註家亦只做脩爲解之殊不知天爵者本吾性之所有而不可他求然放而不求舍而不由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焉則雖吾所有而還不能存之於己也天爵安在哉譬則諸侯子弟般樂怠傲犯法失職自墜其世爵哀哉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如此說之則孟子之旨似更詳明夫天者至尊之稱凡有天下者號天子有天下之位號天位然則天爵之稱固不藐然然非我所得而私也乃人人固有無可以爲貴亦無可以爲賤本吾故物耳若夫爲己實有可貴之物揚眉瞬目傲世驕物則此釋氏弄精魂者之爲而非儒者之學也故學者不善理會則天爵二字還爲狂藥可不畏哉此孟子所以特以脩爲明之而義解者之所不得而知也苟況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此

乃天爵二字少作之祟者也蓋王侯本非可輕者而彼乃曰輕王侯則豈得非自中狂藥失其調理者之言耶夫子之言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意者以夫子爲諂者本非凡庸之人亦荀況之見而病症未甚者也故爲學問而學問返爲之害者往往而有可不戒哉語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蓋爲此也何者不求安飽而修其言行則好學之志可謂篤矣然而不就有道之人而質正焉則自恃其能自信其見不知不測之禍自潛伏乎其中矣學者不可不識諸而古之人以下其所以鍼砭學者意至親切亦足

以諷勸在上之人蓋古者在上之人既擇天爵而授人爵故人爵每稱其天爵是以在下之人亦必見天爵之貴而不知人爵之貴惟天爵之脩自無要人爵之意至於後世在上之人既不擇天爵而漫授其人爵故人爵每勝其天爵是以在下之人亦必見人爵之貴而不知天爵之貴或其脩天爵者亦只爲要人爵而脩之此亦士之罪也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亦宜矣而孟子謂之惑之甚者何哉蓋天爵天下之通貴也人爵一身之榮觀也天爵之貴雖沒世而不亡人爵之貴被一黜而即廢然而人只知求一身之榮

觀而不知求天下之通貴知樂一點卽廢之貴而不
知樂沒世不亾之貴豈非惑之甚乎其號爲人爵者
亦何物哉只能爲小人之作輕重而不能爲君子之
作輕重豈非人爵終不如天爵之貴哉然則君子必
捨彼而取此其亦可知已　寛文二年壬寅冬十一
月二十三日

志學章講義

此章備述夫子一生學問之履歷矣苟欲學聖人之
道者不可不以此爲準而又不可不以此自較其所
進焉蓋人生十五歲時其志智始定之時夫子既志

于學則其趣向可見而七十不踰矩之效旣瞭然乎
此矣學者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夫宇宙之間道器精
粗幽明隱見洪纖巨細凡耳目之所不到心思之所
不及者皆可會之於一心而其功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聖人之所爲學而言語文字
異端曲學之所不能及也蓋有此志則有此效無此
志則不能有此效三十而非立則非學四十而非不
惑則非學五十而非知天命則非學六十而非耳順
則非學七十而非從心所欲不踰矩則非學然則今
日之所學不究其歸趣而徒悠悠歲月汨汨精神用

心於無益之地者豈可謂學乎哉三十而立者三十曰壯人到此之時精神竪起氣質充實可不爲世間一切事所轉移搖動矣立者若脚蹈實地牢不動搖也夫子到此心心念念斷斷乎惟聖人之道是從私欲功利皆不得搖奪此之謂立四十而不惑者四十曰強此時身體益強智慮益明可以方物出謀不爲天下一切事所恐懼疑惑男子之事大備矣夫子到此處事益審應物益詳至正至當至纖至悉凡事物之來邪正眞僞得失是非雖紛紜轇轕籍籍錯錯而一入其手黑白頓判亦不爲之動即孟子所謂不動

心之事也此之謂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者五十曰艾此時精神收藏心志堅實清明全用濁氣渾無粉華之念毫不相到可以上達性命之理矣天命者總理氣之稱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一也書云明命詩云維天之命是也夫子到此心下瑩然明達於天人之理陰陽消長之變吉凶禍福之數一齊都了無復所疑故其言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生物也各因其材而篤焉蓋於是眞知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通貫爲一渾合無二而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

百歲亦不外於此理此之謂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者人到於此則氣力既衰枝葉脱落唯存根心故心志耳目能定於一而自無有傷煩之累矣順不逆也耳之於聲受而不逆有來必通然惟心志定者能聞物之聲而無過聽焉若受而不逆然若夫欲射鴻鵠者雖金鼓在前誦聲在傍往往不能不過聽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夫子到此意絶性定心歸于寂自覺能聞萬物之聲而即知其心志之定雖千兵萬馬奔走于前繁絃急管喧嘩于後而此心凝然應酬不失此之謂耳順其不言目口鼻而獨言耳者

蓋以目有開閉口有吐納鼻有呼吸皆用心通而唯耳以神用唯心志定而後能盡其用也舊説以爲聲入心通然心苟通於理則目之於色亦然奚唯以耳謂之乎且與知命一項渾合無別而後無以接不踰矩之境近解或作不逆於耳然義已淺近文亦不順皆難通故不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爲方之器不踰矩猶言能中矩也蓋數窮則必復其初人到七十則情欲渾盡只是一團赤子之心靡有向者齟齬之態夫子到此血氣不用天眞發露仁自我出義自我行聖即天天即聖所謂聖而不可知也此之

謂不踰矩也其待十年而一進者十者數之限自三十以下至七十每到此限必皆動心省身之時唯聖人極誠無妄自少到老自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而自信其然蓋志之所到而循理之自然者也或謂聖人立法以勉進後人誤矣何者聖人有聖人之資斯有聖人之修賢人有賢人之資斯有賢人之修衆人有衆人之資斯有衆人之修故朱子曰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蓋人之於老少也自少而壯而老年到此則必有此効猶天之於四時也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其寒燠溫凉有序不紊有漸不驟也雖聖人不能無老少之別則亦不能無老少之異其唯聖人乎若天之運行無少間斷當春必燠當夏必熱當秋必凉當冬必寒此即生知安行之妙而非意度億想之所能窺測也其所謂矩者即天然之則固人性中物非自外假者亦曰仁義而已矣蓋規圓而矩方規仁之象也矩義之象也義者有形而仁者無形有形者可以言論而無形者不可名之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矩生於規規生於衡能矩則能規固自在其中此所以言矩而不言規也嗚呼仁義相須

而成不可相無聖門之學雖千經萬典不可涯涘固不能出於此二字而後世低看仁義好務簡便捷徑別自撰出一般宗旨或以虚論心或以鏡譬心皆佛老之緒餘而非儒者之學也不佞欲別爲一書以闢千歳之蓁蕪故不此論及　寛文六年丙午八月念五日

先生時年四十大較仍朱説但耳順稍異然道器精粗理氣性命及情欲渾盡等語尚仍舊套不若後來之渾化末排以虚論心以鏡譬心之説復古之見久矣　長胤謹識

諸友爲余賀七袠宴集講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傚也覺也傚法聖賢之所爲而有所覺悟也習溫習也説懌也朋同類也慍怒也言既學矣而時時熟習之則智開道明猶寐者之頓覺跛者之忽起而有不堪其悅者故曰不亦説乎君子善與人同欲人以同入于斯善苟吾學既成而足以被遠則非唯人之從我我亦得聞所未聞將會天下之善而一之君子之志願畢矣何樂如之故曰不亦

樂乎君子之學爲己苟於道自得焉則雖人不知
而爾汝輕賤之而不敢怒焉學問之功盡矣故曰
不亦君子乎此章蓋夫子自言其意中之事以勸
勉人也何者人適其心則悦遂其願則樂皆人情
之所深願而人未知眞悦樂夫悦莫甚於學習之
至智開而道明樂莫大於吾善之及人而遠邇内
外同其斯善其爲悦樂天下之物莫以加之此名
曰眞悦樂也君子萬人之所仰望欽慕而人未知
眞君子夫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此名曰眞君子也而

朋來之樂不慍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功
不其大乎夫子所以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
萬世開太平者其惟學乎於戲大哉裸蟲三百六
十人爲之長則人亦蟲焉耳然其所以出乎其類
拔乎其萃與天地竝立而爲三者非學而何故孔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學之不可不講如此然聖
遠道湮學無師承各以其所好爲學而於古人所
謂學者茫乎不知其爲何物或以反觀内省爲學
或以記誦詞藻爲務則自誤誤人其罪大矣然則
今日之急務以講明學問之法如何爲要昔在孔

子歷選前聖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孟子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又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則可知人倫之外無道仁義之外無教而向之數者皆非學也無所不愛之謂仁有所不爲之謂義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非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則學者何難而不爲何憚而不求弗思之甚也而仁之爲德最大矣故孔門雖以仁義並言然專以仁爲學問宗旨孟子亦然其言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於下文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孟子之意可見矣故今日爲學者不可不以仁爲本有一毫殘忍之志則非仁也有一毫忮害之心則非仁也好言人之不善深責人之小過町畦立而勃蹊加驕吝生而彼此分有一於此則不免爲不仁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至嚴也夫婦相愛兄弟相睦皆匪有所強焉但朋友一倫與古稍異矣薄如紙棄似土至於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則幾希朋友有師資之恩有兄弟

之分苟於此一倫有闕焉則四倫併廢可不謹哉夫爲師友祝壽雖和漢舊事然在今日則所希見今乃蒙諸君祝予七袠之壽醵金酤酒賃城東山寺供帳設讌殊荷盛意然杯酒之歡詩歌之興乃世俗常事非所以施于道義之交也因爲講論語省一章明修身之本且及朋友之義切要謙己恕人務盡一家同仁之心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若夫今日朋友之間無相輔相規之意無相惠相恤之情持己狹入面從後言有難不救有過不諫反譏笑之譏侮之則不仁之甚亦酷於鄉原之可惡吾所不取諸君諒焉幸甚

元祿九年丙子四月廿二日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四終